

神雕奇情

烟波客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第一章 毒雾魔女

问莲根、有丝多少，莲心知为谁苦。双花脉脉娇向相，只是旧家儿女。天已许，甚不教、白头生死鸳鸯浦。夕阳无语，算谢客烟中，湘妃江上，未是断肠处。

香奁梦，好在灵芝瑞露。中间俯仰今古。海枯石烂情缘在，~~离恨不关~~黄土。相思树，流年度，无端又被西风误。兰舟少住。怕载酒重来，红衣半落，狼藉西风雨。

这首“问莲根、有丝多少”的词，是咏一对殉情的小儿女。莲根为藕，藕断丝连，牵系不断，缠绵不已。

物华感人情，池莲均并蒂。并蒂相向而开，犹如恋人脉脉

含情相对而立，是花又似人，人花交映，花人合一。这首词暗喻了一双生死恋人的恋情。

罗双玉和简莹回到九曲连环坞的娘子帮总舵，在洞庭湖之州的湖中之湖的阁楼上，“闭关”七日，精研了“她”外公黄药师赐予的《九宫八卦神术续篇》，重新布置了九曲连环坞的“九宫八卦神术”。

罗双玉和李菁娘、郑雪、马月月离开了九曲连环坞，来到洞湖君山之顶的轩辕台下。

这时正值中秋，天空青蓝得如同一片碧海，水面的月光洒到湖面，轻烟薄雾笼罩着万顷碧波，使“玉鉴琼田三万顷”的洞庭湖，更加光洁如镜。

李菁娘幼居深宫，赵宋鼎革，天地大变，她率宫女、太监逃到洞庭湖，七八年来，她从未出过那神秘的洞庭之州——九曲连环坞。

此刻，一盘冰轮渐渐移到中天，照亮了半边高台。

李菁娘心中涌出了李太白的“淡扫明湖开玉镜，丹青画出是君山”的诗句。

她深感江山之大，自然之美，为自己过去未能充分领略这大自然之美，深感遗憾。

郑雪却忍不住了，悄声问道：“小姑姑，难道武林各大派的掌门人不来君山了？”

“她们为了查清那几起江湖血案是会来的。”马月月见罗双玉凝思着，回答了郑雪。

月光渐渐缓移，照到了台边三个大字：轩辕台。

罗双玉想起了爹爹、嫡母和妈妈谈论天下大江大湖的故事。曾说黄帝之子于洞庭湖畔铸鼎，鼎成后骑龙升天。

又过了一盏茶的时分，那高大的轩辕台已溶在皓洁的月色之中。

忽然，五条人影飞掠到山峰之顶的轩辕台下。

月色如洗，水光如练。

罗双玉见来者都是熟人，为首的是少林寺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，依次是点苍派掌门孟武威，长白风雷剑派掌门祁大道，崆峒派掌门木灵子，华山派掌门准阳子。

“她”预料，十天前“她”潜入少林寺在大殿留柬，华夏武林各派会不约而同来君山轩辕台。

不料四海帮、海洋帮、千山剑派、海鹰帮、冀北商家堡等当事帮派，竟无一人来君山。使“她”十分失望。

无色禅师等五人，已看清了轩辕台下俏立着四位少女。

其中一人戴着人皮面具，另外三人一位美艳如花，一位清俗绝伦，一位稚气未脱。皎洁的月光，照在她的面上，更显得洁白如玉。

祁大道原想，到轩辕台下的不是阴魔教，就是圣因教的妖女。

但披露本来面目的三位少女，年岁稍长者，稳重端庄，一脸正气。

那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和那尚未脱去稚气的少女，在与自己的目光相撞时，两双妙目似迸射出仇恨的火花，不过在一瞬之间，又迅速沉入犹如一泓清泉的目光里。

祁大道不禁一怔，涩声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马月月江湖阅历甚丰，随即答道：“自然是在少林寺大殿留柬之人。”

“你是群芳教教主？”

宝力格丹疾恶如仇，她对长白风雷剑派掌门弟子李飞雄，不问清红皂白，在卧龙岗下竟然袭击群芳诸妹，使群芳诸妹惨死了十三人，早就想为死去的姐妹报仇血恨，说道：“你管我们是什么人，你身为武林一大派掌门人，为何纵容门下随意杀戮？”

“这么说你就是卧龙岗下那群妖女中的一个？”祁大道厉声问道。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这么说你承认了就是那群妖女中的一个！他又厉声问道。

“不错！我就是群芳教……”

宝格力丹话音未落，祁大道倏然伸出右掌，五指如钩，抓向她左肩。

眼见祁大道犹同钢钩的五指就要抓到宝力格丹的左肩，她的青刚剑倏地出鞘，立即在身前幻成一幢剑影，如不是祁大道的武学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闪电般地缩手后跃。他右手的五指就会被斩断。

他认识这一招剑术，正是桃花岛第二代岛主黄蓉独有的，她的爱女郭襄独创的，把“打狗棒法”的“封”字诀。化在剑法上的那一招最精妙的剑术。

他厉声问道：“你是从哪里偷学这一招剑法？快说！”

罗双玉本想阻拦郑雪，向海内武林五位顶尖儿的人物诉

说真象，见祁大道如此无理，心想：让格丹刹一刹此老的傲气再说真象也不迟。

意念之间，郑雪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么说长白剑派的风雷剑法、天罡掌也是偷学别人的。”

祁大道又要蓄掌待发，木灵子上前横臂拦住他，问道：“请问小姑娘，欧阳公主和襄女侠是你什么人？”

郑雪——宝力格丹见木灵子在问话中用了一个“请”字，而且提到了自己的嫡母和襄妈妈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欧阳公主是我的母亲，襄女侠是我的妈妈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祁大道和木灵子几乎同时叫道，一个说，“你这小妖女胡说什么？！”

其实宝力格丹根本没有说谎话，欧阳霄是她的嫡母，她是罗去病的未婚妻，郭襄是她的婆母，自然一位是母亲，一位是妈妈。

祁大道又要冲上去，孟武威走上前，问道：“这么说小姑娘的武功也是欧阳公主和襄女侠教的喽？”

宝力格丹稍一犹豫，说道：“不错！孟老前辈有何见教？”

孟武威当然清楚，欧阳霄的恋人郑时源死于大都皇宫，她怀念郑时源，如今还是“小姑独处”，未能谐“兰因絮果”之梦。

郭襄“生”的罗双玉如今成了大元四字名号的公主。她在海外生了罗瑛，如今刚满两岁。

可是眼前这女孩，回答木灵子的问话，提到欧阳霄和郭襄时面露温馨，一派真情，也只有女儿提到母亲时才能自然流露出这种情感。

可是孟武威根本不相信宝力格丹的话，才绕着弯子“审”她。

祁大道是海内知名的武学名家。他见眼前这四位少女，除了那个带人皮面具的，这三位少女一脸正气，绝不是练过阴魔教或圣因教内功的，也觉适才过于猛浪。

可是无论如何他也不相信眼前这女孩是欧阳霄或郭襄的女儿。静观孟武威“审”她。

“这么说你是桃花岛第四代嫡系传人了？”

“不敢当。”宝力格丹说道，“去病哥哥、双玉姐姐和君哥、好姐才是桃花岛第四代嫡系传人。”

“这么说你的武功不是欧阳公主和襄女侠亲传？”

宝力格丹何等颖慧，她已看出孟武威是拐弯抹角摸自己的底。

她晶莹如玉的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请教孟老前辈……”她瞥了祁大道，说道，“我适才化解偷袭者的那招剑术可是桃花岛武功？”

孟武威见宝力格丹以问代答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老夫和眼前的这几位都是欧阳公主和襄女侠的好友。不过……老夫绝不相信小姑娘是欧阳公主或襄女侠的女儿。”

宝力格丹身世的秘密绝不能揭开，大都招贤馆的耳目遍天下，她身世的秘密一旦被揭开，传到大元皇宫，就会在皇族中掀起轩然大波。

这还是次要的，一旦大元皇帝忽必烈得知宝力格丹是郑时源的骨血，可能毁了五十年不进犯天山王国的承诺，天山王国就会四面受敌。

宝力格丹聪明绝顶，她更要遵照罗双玉首先要化解和长白风雷剑派的仇杀，然后再查圣因教的总舵。

她郑重地说道“小姑娘确是欧阳公主和襄女侠的女儿，信不信由你……”

祁大道又忍不住了，叫道：“欧阳公主是一位处女不说，襄女侠只生了两个女儿，一个是罗双玉，一个是罗瑛，哪里又钻出你这么个女儿！”

宝力格丹本就对祁大道心怀怨怼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请问祁……先生，你的儿媳对尊夫人怎样称呼？”

祁大道一怔，脱口而出，“自然叫妈妈。”他叫道，“这么说你……你是罗大侠、襄女侠的儿媳？！”

宝力格丹心情畅快，她也要让江湖上尽人皆知，她是罗家的儿媳，罗去病的未婚妻。不过她毕竟是位女儿家。腼腆地说道：“我是她们的未婚儿媳！”

宝力格丹此言一出，不但无色禅师，孟武威、木灵子、淮阳子、祁大道惊异莫名。李箐娘、马月月亦是惊异莫名。

不过无色禅师等人惊异的是，眼前这四位少女不但是群芳教的，而且她们之中某一个人就是群芳教教主。

如果眼前这位清俗无伦的小姑娘说是的实话，他就是罗去病的未婚妻，武林各大派劳师动众，查江湖上发生的几起血案，查来查去，竟然查到桃花岛头上……

李箐娘、马月月惊异的是，宝力格丹——郑雪根本不认识罗去病，她何时成了他的未婚妻？再说娘子帮和群芳教合并为一派时虽没约定群芳教教徒不准婚嫁，但九曲连环坞不准妇人进入的这条规矩依然有效。

那么郑雪若是罗去病的未婚妻，她只有退出群芳教，离开九曲连环坞。何况江湖已传遍了罗去病和“魔教”公主阳姬才是一双恋人。郑雪怎会是他的未婚妻？

无色禅师、淮阳子、孟武威、木灵子虽然惊异，对郑雪的话却信了七分。

因为他们已看出，眼前这位小姑娘提到罗去病时虽是面有羞容，目光中却充满了柔情。用柔情似水形容她的目光绝不过分。

而这种目光——只有一位少女提到恋人时才会出现。

祁大道可不相信郑雪的“胡说八道”，叫道：“你这小丫头胡说八道也过了头！我教训教训你这小丫头！”

他把双臂抡起一道圆弧，“天罡掌”最具威力的一招“平推长白”，夹着风雷击向宝力格丹。

宝力格丹也想试一试自练了“公孙剑法”，习了《素女真经》以后的功力，施展“公孙剑法”的“龙”字诀中颇具威力的一招，“龙跃风鸣”，青钢剑夹着犹如龙吟风鸣般的啸声，正面迎击祁大道的“天罡掌”，剑掌相撞“轰”的一声巨响……

宝力格丹借剑掌相撞之力，身形弹起数丈，随即在空中倒翻，“公孙剑法”最具威力的一招“飞龙下击”，青钢剑化作一道长虹，击向祁大道。

祁大道见宝力格丹犹如长虹的青钢剑隐隐有风雷声，击向自己。确是罗家的“公孙剑法”。

他兀立当地，也把“天罡掌”中最具威力的一招“平举长白”，迎上了宝力格丹的青钢剑，又是“轰”的一声巨响……

宝力格丹借剑掌相撞之力，身形飞起，轻飘飘地落在轩辕

台上。

似水的月光照在她身上，轻风扬起她的裙裾，衣袂飘飘，秀发飞扬，真有凌空欲飞之状。

祁大道叫道：“原来卧龙岗下杀死本门四名弟子的就是你这小妖女！老夫要讨回这笔血债！”

宝力格丹一声长笑，她笑的是那么悲凉。使人闻之也禁不住心灵震颤。

“是你的掌门弟子在卧龙岗下偷袭群芳诸妹，杀死群芳诸妹一行十三人，看在你和我两位妈妈的交情上，我的……哥哥、姐姐又认为事出误会，本来是要在你做出交待后，化解了这桩冤仇。你既然认为十三条命，还抵不过你门徒的四条命，就是哥哥、姐姐不找你长白派算帐！我也要找你算帐！讨回长白派欠的九条命！”

她针锋相对驳了祁大道。

祁大道一怔，在郭襄和几个门派的弟子赶赴卧龙岗下，掘开埋葬群芳诸妹的坟墓，证实了群芳诸妹绝不是邪教教徒之后。他又问了他的掌门弟子李飞雄，卧龙岗下那些少女是否阴魔教教徒或圣因教教徒？

他的掌门弟子详述了群芳诸妹的武功家数。也相信他的门下杀错了人。不过面对杀徒仇人，再也忍不住，斥骂宝力格丹为小妖女。

无色禅师等人没有阻拦祁大道和宝力格丹过招，他们是要看一看眼前这小姑娘的武学源流。

宝力格丹两招最精妙的“公孙剑法”充分证明了她及便不是桃花岛第四代嫡传弟子，也和罗家有极深的渊源。不然她绝

不会使出如此精妙的“公孙剑法”。

因为宝力格丹的两招剑术，正是郭襄参透的，揉进了“九阳神功”的“公孙剑法”。

不料祁大道竟然提起了卧龙岗下的惨案。眼前这女孩又直言不讳地指责长白风雷剑派嗜杀，并声言要讨回九条人命债，尽管他们均是被武林同道视为“泰山北斗”的武林领袖人物，也不便插言了。都静观事态的发展。

祁大道难以承认本派在江湖上嗜杀，何况他的掌门弟子是奉师门之命，追查江湖上发生的几起血案。

他涩声问道：“这么说你们不是阴魔教徒?!”

宝力格丹一声冷笑，问道：“这么说贵派掌门弟子和贵派门下，认为卧龙岗下那些少女是阴魔教徒或圣因教徒，才痛下杀手的?”

“不错!”祁大道解释道，“本派掌门弟子李飞雄是奉师门之命追查近来江湖上发生的几起血案，才痛下杀手的。不过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不过的。”宝力格丹问道，“贵派的掌门弟子和他的师兄弟们，都是贵派最杰出的人物，在他们突然袭击我群芳教诸妹，已有数人被杀时，已识别出她们用的不是阴魔教或圣因教的武功。可是仍对她们痛下杀手，难道像长白派这样的武林正派，也可以这样不问青红皂白的乱杀人吗?你这位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，怎能自圆其说呢?”

祁大道怎能在一个小姑娘面前栽了。他嘿嘿一笑说道：“阴魔教或圣因教如果掳了那位名门正派的弟子，逼他交出内功，就会改变他们的武功家数，你对此又做何解释?”

罗双玉鉴于“她”嫡母、姑姑和祁大道的交情，本是要化解和长白风雷剑派的冤仇的。见他一见面就骂人，也十分生气，任从宝力格丹和他争辩是非。

“她”的聪明机变不亚于乃母，见宝力格丹和祁大道的争辩中句句占理，过招之后，见无色禅师等人不上前劝阻，认为有必要在武林中这四位顶尖儿的人物面前，争个是非曲直。

见祁大道提出这样深奥的武学问题，料宝力格丹不能回答，嘿嘿一陈冷笑尽量压低嗓音说道：“没料到祁老前辈这样一位武林泰斗，竟然提出如此幼稚可笑的问题。可笑哇！可笑！”

“你竟敢讥笑老夫！”祁大道叫道。

“不敢！”罗双玉说道，“像祁老前辈这样一位武学大师，总该明白。像阴魔教和圣因教这一类阴邪内功，如果和正宗玄门内功合二而一，无论他具有多大威力总免不了带有阴邪之气。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我这小妹用的两招公孙剑法中蕴含着九阴神功？”

她拦住了祁大道的插话，说道：“以祁老前辈的身份，如果再纠缠什么阴魔教或圣因教掳了什么名门正派弟子，逼他交出了内功，而认定卧龙岗下，被贵派弟子突然袭击的是什么阴魔教或圣因教徒，未免有失身份了。”

祁大道一怔，适才自己身在“局中”，认真一想，适才那小姑娘的两招“公孙剑法”确是蕴含着“九阴神功”。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！”

“你勿须问我是什么人。”罗双玉说道，“不过适才我的小妹已经说了，我就是嵩山少林寺大殿的留柬人。”

“是什么人制造了那数起血案？”祁大道厉声说道，“讲！”

罗双玉气往上撞，她压了压胸中的怒火说道：“我既然敢在嵩山少林寺留柬，并明确地在柬上写了‘……轩辕台上，寻求灼见。群芳教主，恭候台前。’我当然知道所有血案的内幕，不过祁先生这样逼供，本姑娘无可奉告！”

“你是群芳教主？”

“不错，我就是群芳教主。”

“那些血案是你制造的？”

“有的可以称为血案，有的根本不是血案。”罗双玉冷笑一声说道，“不过我还是告诉你，七峰口、朗木寺、甘凉道上的和奉元道上那些所谓血案，是本教所为……”

“我毙了你这小妖女！”

祁大道双掌平推击向罗双玉，突然他发出的掌力被一股厚重、阳和之力所阻遏，竟不能吐出掌力，心中一凛。

罗双玉说道：“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不反击……”

“她”指着宝力格丹说道，“原因是祁老先生和我这小妹的妈妈有极深的交情，不过我奉劝祁老先生，请你认真想一想，发生在卧龙岗下和当涂的事件究竟是不是一回事？”

她再她不理祁大道，转身对无色禅师，木灵子、淮阳子、孟武威说道：“四位前辈是抱着质疑的态度来君山轩辕台的，我本想把七峰口、甘凉道上，也包括卧龙岗下那几起所谓血案，发生的始末因果如实相告，但在如此情势下，绝难论出个事非曲直，何况除了祁先生，各位都是局外人。各位如欲查清近来江湖上所发生的怪事，请于九九重阳之日到九曲连环坞，我会恭候各位。但必须当事各派都莅临九曲连环坞，才能查清那几

起所谓血案的始末和因果。”

“她”的话音未落，突然异声突起，刹那之间轩辕台被黄黑两色烟雾所笼罩，烟雾充满了难闻的气味，月华无光，阴风惨惨，数十名黑衣蒙面人从四面向罗双玉等人扑过来。

罗双玉、李菁娘、马月月两长一短三把剑舞成一道光幢，护住了全身。

站立于轩辕台上的宝力格丹，在黑衣蒙面人扑向罗双玉等三人时，“一鹤冲天”，腾身而起，身在半空，一个倒翻，青钢剑化作一道长虹，凌空击向黑衣蒙面人。

就在数名青衣蒙面人，被宝力格丹的“飞龙下击”击毙仰倒的同时，她们的前胸突然爆炸，一股蓝烟突然从爆炸处喷出，蓝烟中发着“哧哧”声，无数毒针也随着蓝烟电射而出。

罗双玉一声轻呼，两条长袖甩出，一条卷住宝力格丹，将她抛起，堪堪躲过了毒雾飞针的攒射。另一条袖子的内家真气也将其余飞针扫落。

黄药师和烟波钓叟曾有过把圣因教引向正路的话。罗双玉面对如斯歹毒的圣因教徒，再也不能容忍，施展“穿花绕树”的身法，宝剑一沾即走，每一剑均刺中了圣因教徒的死穴。

圣因教徒连声惨叫，纷纷倒地。

就在宝力格丹从轩辕台上扑下时，数名黑衣蒙面人扑向无色禅师，他的两条大袖抡成一道圆弧，数名黑衣蒙面人被他雄浑的内家真力迫开。

木灵子的“七伤拳”刚猛无比；他见这些黑衣蒙面人，横身扑上，十分诡异，七股劲力的“七伤拳”形成了劈空罡气，亦将数名黑衣蒙面人逼开。

淮阳子的“华山云雾掌”一向讲究以擘空掌制敌，他将双掌抡成一道圆弧，也将扑向他的数名黑衣蒙面人迫退。

祁大道急于查清当涂血案，在数名黑衣蒙面人扑向他时，他一个“盘龙绕步”抓住了两个黑衣蒙面人的后背，不料卟卟两声轻响，两个青衣蒙面人的后背炸开，两股蓝烟从她们的后背冒出，哧哧连响，饶他是松开双手，急忙后跃，两只手背上已中了数针，一阵麻痒，眼前出现了七彩光环，暗自叫道：“七煞阴魂针！”

这时数十名黑衣蒙面人已被罗双玉点倒，经过验看，除了被“她”杀死的，余下的黑衣蒙面人，都用类似“九天魔女解体大法”的邪门内功，咬断了舌根，自断了“少阳三焦经脉”自杀身亡。

罗双玉本想为祁大道疗伤，一是不愿过早的披露身份，一是不满祁大道的刚愎蛮横。

“她”向无色禅师等衲衲一礼，说道：“小姑娘在九曲连环坞恭候各位武林前辈。告辞了！”

“她”把手一挥，李菁娘、宝力格丹、马月月随“她”飞掠而去。

无色禅师已看出祁大道中了“七煞阴魂针”，急忙拿出一粒少林小还丹纳入他的口中，然后把右掌贴在他胸前“紫宫穴”上。将一股内家真气输入他的体内，护住了他的心脏。

祁大道也默运玄功，将“七煞阴魂针”之毒逼在手背上，使他不能上行。

无色禅师等人揭下黑衣蒙面人的面巾，查看了她们，果然都是女子。

这些少女虽然都已断了气，个个艳抹了脂粉。显见她们生前个个是妖艳的美女。

淮阳子突然说道：“这些鬼魅未必都是女子。”

祁大道从和宝力格丹、罗双玉的“舌战”中已经意识到，他的掌门弟子在卧龙岗下袭击的群芳诸女，绝不是阴魔教或圣因教一类邪教徒，不过是一个新出现江湖的新教派。可是他又难以认错。

他细查看了那些黑衣蒙面女子，说道：“正如华山掌门所言，这些妖邪有的原来是男子。”

无色禅师说道：“看来江湖又要掀起一场风波了。”

淮阳子、木灵子、孟武威、祁大道均深谙武林掌故。都知道圣因教创派初期诱拐少男，在教徒“采阳补阴”之后，授给他们圣因教内功，他们就会发疯自宫，而忘记了自己曾是一个男子。

先于他们入师门的圣因教的女教徒，就为他们穿耳、缠足、束指，使他们变成半个女人。这些成为圣因教徒的“阴人”更邪恶、更残忍。她们更能忠实地执行教主的“指令”，至死不悔。

眼前这些圣因教徒，在受伤后不能逃走，立即自杀就说明了一切。

圣因教或阴魔教的内功是从“太阴炼形”之术和“敛精内视”之术演变而来。因为“太阴炼形”之术和“敛精内视”之术不过是女子用以驻颜的气功。由它演化而来的内功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二三流内功，练到最高境界，圣因教徒或阴魔教徒，也不过是武林中的二流人物。

他们对正邪两派，黑白两道的追杀，只能采取各种手段逃避。

可是一旦她们得了正宗玄门内功，并将它们和阴魔教或圣因教内功合二而一，就会练就极高的内功、武功，她们的报复心理，就会如烈火在胸中燃烧，必然要在江湖上制造血案。所以无色禅师断言：江湖上要掀起一场风波了。

罗双玉、宝力格丹、李菁娘、马月月飞掠下君山，很快来到洞庭之滨的那座小山下。“她”拿出芦笛，吹了三长两短五声笛子，一条小船荡出了芦苇荡。

她们跃上了小船，很快回到九曲连环坞大厅。

李菁娘再也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玉妹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何约天下武林各帮派于九九重阳来九曲连环坞，这样一来九曲连环坞的秘密就再也不存在了。”

“我也不明白”马月月问道，“我们的总舵就会暴露给武林各派，地利也就不存在了。”

罗双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二位姐姐只考虑到总舵的秘密，却没有考虑到我们群芳教终要出没江湖。”

“有一个任何人也查不到的九曲连环坞，不是更便于我们出没江湖吗？”宝力格丹也不解地问道。

“你们只想到了有一个秘密的总舵这一节。却没有想到如今的群芳教，给武林各帮派的印象——群芳教是一个神秘的帮派——可能是阴魔教或圣因教的改头换面。”罗双玉说道，“我们要光明正大的在江湖上亮相。作一些行侠仗义之事，为群芳教扬名四海。那时我们就可光明正大的联络武林各派，在